

10.07



# 徐州文史资料

第九辑

88.

苏



yt143/08

# 徐州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徐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 目 录

### 纪念淮海战役胜利暨徐州解放40周年

淮海战役追记	肖德宣	(1)
粟裕同志对淮海战役所提的七项建议	何晓环	(24)
淮海战役中徐州工商界支前片断		
.....	市工商联文史委员会	(31)
徐州解放的回忆	景涛	(41)
淮海战役片断回忆	王蔚丞	(49)
肖一山先生行述		(56)
先兄董铎事略		(61)
徐州名中医刘仰文先生传略	刘忘厚	(66)
刘仰文先生轶事	陈仲言	(72)
杨维周事略	杨郁生	(77)
顾子扬先生事略	顾积珣遗作	(80)
韩席筹先生传略	韩煦隆 韩品隆	(89)
张海波同志生平简介	市工商联文史委员会	(100)
忆海波	张兆新	(104)
回忆和海波同志的交往	佟苏丹	(109)
张海波同志关心文艺工作二三事	李石剑	(111)

- 马学贤与美丰机器磅秤厂 ..... 王开济(113)
- 徐州解放前电话企业发展概况 ..... 尹绍先(124)
- 徐州私营肠衣业概述  
..... 张瑞祥 郭九海 杨俊桥(132)
- 徐州解放前的煤油业 ..... 董玉岭整理(139)
- 徐树铮与徐州 ..... 张绍堂(148)
- 我所知道的褚玉璞 ..... 苏蔚先遗作(159)

# 淮海战役追记

肖德宣

## （一）引言

淮海战役是国共双方武装斗争决定全局的最大战役，也是构成横渡长江、迫使蒋介石引退、结束其独裁政权，为解放全中国打下基础的最后一战。正如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我完成瓦解、争取敌工任务后，从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回到华东前委指挥部时，野政敌工部长徐宗田同志高兴地对我说：

“好啦！蒋介石的老本这一下全蚀光了！你快去后院看看刚来到的余锦源军长、谭心军长和十三位师、团长。他们情绪不好，对我们还有疑虑，你去重申我们的政策，安定他们的情绪。你稍休息一下，准备先去南京，钟主任（即政治部钟期光同志）亲自给你下达任务。”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逝者如斯，一瞬间就是四十个春秋了！为了总结国内第三次革命战争经验；提高军事科学技术水平；发扬我军艰苦奋斗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迎战二十一世纪国际军事格局发展的趋势；促进全面改革创新，谨将当年在淮海战役中亲历、亲见、亲闻的敌我双方情况，略述评其要，敬请指正。

## （二）国民党军被全歼的主要原因

### （1）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

我一九四九年元月十一日，复奉华野政治部党组遣派深入国民党军工作，在南京完成渡江战略侦察任务后，于二月廿一日，在四川与国民党军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缵绪见面时，王问我：“徐蚌会战，我强大兵团，怎么能被几股劣势之敌歼灭尽尽？”我简单答复他说：“人心齐，天下一，周有臣三千为一心，纣有臣亿万为亿万心。且其官兵不知为何而战，士气低落，被动防御，不敢机动。人马无粮秣，伤患无医药，呻吟道旁，猬集沟壑，饥寒交迫。枪炮弹药奇缺，机动车无油料、无备件，只有堆积作防御工事之用。在其军强大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三五成群投降者日以千计，集体起义、投诚者有军、师长十人，以下官兵近六万余人。且整个统治区内经济崩溃，物价一日三涨，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众示威游行此伏彼起，党内派系林立，“中统”与“军统”势不两立，军内有中央军与杂牌军之争、嫡系与非嫡系之斗、带兵官与政工人员明争暗斗之风尤为炽烈。以此来进行大决战，焉能‘令民与上同意？’焉能‘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这位总司令听了我这一席话，不得不喟然叹曰：“我认为共军带兵者多属草莽之徒，岂知他们还深明伐兵攻城之道，而且还长于‘用间’，争取我军反戈一击，收到‘胜敌而益强’的效果。我看，今后我们的日子将是凶多吉少啊！”

## （2）军事方面的原因：

〈甲〉战略部署错误：无所不备，无所不寡；战略指挥犹疑：朝令夕改，进退失据。

从当时全国战场来看，蒋介石如果不把口张那么大，抓紧时机，收缩战线，实行战略撤退，或将几个大集团军集中

兵力，不顾城镇得失，机动灵活，乘我不利态势同我决战，还不失为识时务者。蒋介石一九四八年八月五日在南京黄浦路官邸召开军事紧急会议时，也提出讨论过这一重点防御的方针，并作出了“撤退东北，确保华中，组建江南”的方案。但蒋介石会后立即收回这个方案。他认为放弃一些战略据点有损国际声誉，影响美国和其他外援；更难以遏止通货膨胀和群众运动；也不相信我军能打阵地战、特别是打攻坚战。辽沈战役末期，蒋介石见势不妙，他于十月初又再次向其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指示：“我在华中不想重蹈楚霸王的覆辙，留冯治安两个军在徐州以北掩护，立即将黄百韬兵团撤到淮阴，邱清泉兵团撤到怀远，李弥兵团撤蚌埠。”但是蒋介石又朝令夕改，他采纳了杜聿明的建议。认为：“共军攻打济南，伤亡惨重，短期难以发动攻势。白崇禧集中三个兵团，把刘伯承压到汉水，必能歼其主力或一部。当前亟应乘刘伯承、陈毅两军分离之际，集中三个兵团，打开国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争取主动，先发制人，一举击破陈毅主力。”于是派杜聿明到徐州指挥邱清泉、李弥、黄百韬三个兵团，定于十月十五日向我华东发动攻势，企图收复济南。可是蒋介石一瞬间又变卦了，当杜聿明出发去前线指挥进攻我解放区，刘峙等高级将领握着杜聿明的手送行正说：“祝你旗开得胜，马到功成”时，“剿总”机要参谋突然飞车赶到现场，高呼一声：“委员长十万火急电报！”众皆面面相觑，刘峙看完译电稿，两手一摊，有气无力地向参谋长李树正说：“那有什么办法，委座叫光亭（即杜聿明）立即去徐州机场等候，同他一道飞北平，快通知部队原地停止待命；等光亭回来再说吧！”这个突然的又一大变动，把三个兵团一

一条长龙似的死卧在陇海线上，东西三百里，二十一天无所事事。直到十一月六日我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战略攻势开进完毕，发动全线进攻，开封、商邱、临沂守军已被歼灭，华东总部已推进到郯城时，黄百韬兵团还未集中。从这个事实说明导致黄百韬兵团被歼灭的导演者是蒋介石。因为他当时倾注指挥全力于华北，要带杜聿明一道去北平坐镇，并错误地认为华中、华东的武装足以镇慑我军，还有蒋经国在上海成立“打虎队”，把孔家公子孔令佩拘捕起来了，蒋介石匆忙赶回上海去处理，贻误了战机。

蒋介石部署错误、指挥犹疑，导致黄百韬全军覆没的事实还有：

早在一九四八年七月，第九绥靖区游击队司令王宏明（中共叛徒）报告：“共军即将大举进犯新、海、连”，同时我苏北兵团也开始在徐海公路沿线积极活动。阿湖、城头、房山时有小战斗，黄百韬多次报请“缩短防线，向徐州集结兵力，进可战、退可守。”但蒋介石认为“青岛、连云港两个海上登陆点不能放弃，以利盟军登陆作战（指的是马歇尔承诺的美军登陆支援国民党军），刘峙更是为了掩护他的盐商，不愿意放弃新、海、连，同时还指派第一百军进驻阿湖、城头，策应第四十四军方面之守备战。这样，黄百韬被牵拉得更分散无力，“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了”。

蒋介石刚愎自用而又犹疑多变，送终了黄百韬兵团，还在于：当刘邓大军已夺取郑州、开封，陈粟大军前锋已达台儿庄、郯城之线时，蒋介石始下令第九绥靖区和第四十四军放弃新、海、连，并决定改变原由连云港海运撤退至蚌埠增防淮河南岸的计划，令九绥靖区（包括四十四军）徒步由房

山——阿湖——新安镇运河——到碾庄集结待命，侧敌行军三百里，蒋介石又犯兵家之大忌了，他还命令黄百韬“派有力部队掩护九缓区转移”。于是黄百韬又不敢不派一百军和六十三军在运河东岸占领掩护阵地。这样，就迫使黄百韬延误两天时间，影响其向大许家、曹八集、大庙地区集结奋战了。

正是黄百韬八日晨五时，在新安镇撤收有线电话、对各军下达紧急撤退口述命令的当晚，何基沣、张克侠在我鲁南军区敌工部长杨思德同志协力下，在贾汪、台儿庄地区率二万武装战场起义了。我华野司令员粟裕同志当晚抓紧战机，立令山东兵团接替何、张防守地，迅速通过这个封锁线大缺口，向津浦路车西之线扩出去七纵直插曹八集、大许家，遮断黄百韬退路；十三纵中央突破，直捣碾庄；二纵、十一纵和中野十一纵向睢宁、宿迁渗透，包围徐州；六纵、九纵从南面迂回包抄碾庄；四纵、八纵穷追猛打，咬住黄百韬撤退尾巴不放。黄百韬兵团且战且走，于九号上午九时在碾庄召开各军长会议，决定紧急应变，各军长都要求：“趁共军尚未完全通过运河铁桥，其先驱部队对我之堵击、侧击是逐次到达的，力量不大，对我向心包围的部队尚未形成纵深阻击阵地带，应立即集中兵力、火力冲向大许家。并先知徐州主力兵团向东夹击，对空联络台紧急呼叫派大批飞机掩护。”会议上已初步商得第四十四军王泽浚军长先派一个加强团，强行军到八义集占领掩护阵地，掩护兵团向徐州靠拢。当时这支掩护部队的指挥者就是我。约在下午一时许，我到了八义集，士兵们正在构筑阵地，突然看见一架通信机（两翼有红色绸带），直飞碾庄，绕圈三周、发射红色信号弹后，投下通

信筒，又一小时，传骑军发送来王泽浚军长转黄百韬司令官手令，嘱我“立即率队返回碾庄待命”。我回到碾庄车站指挥所见到王军长。他说：“敌情有了变化，共军约五、六个纵队在包围三绥区的同时，分股南下，截断了去徐州的通路。（何、张起义事，他们讳莫如深），委座顾虑我兵团在运动中易为敌所乘，命令我兵团在碾庄编组坚固阵地，以决战防御姿态与徐州主力兵力互相呼应，待共军粮弹缺乏，乘其疲惫，我再夹击而歼灭之。”我问：“兵团会议上，各军长都无异议吗？”王说，“哦！大家撕破脸闹起来了！周志道和刘镇湘（按：即一百军军长和六十四军军长），拍桌子叫骂起来了。周和我们都认为应该立即突靠徐州主力兵团，避免没有后方，孤军作战，刘则认为应服从委座指示，且该军先到碾庄，防御体地已筑好，他以为他可以逸待劳，出一下风头，自恃他有点力量，打一仗。最后黄司令发决定：

‘还是固守待援’军长服从命令嘛！”随着分秒时间的推移，铜墙铁壁的天罗地网，逐步坚强完备，黄百韬已成瓮中之鳖，不亡何待？

此中刘峙也是送终黄百韬兵团的有功之臣。张克侠、何基冲起义的当晚，我山东兵团奉命向南急进时，刘峙总司令惊慌失措，误认为我军将首先攻占徐州，遂以十万火急电令原置于曹八集的战略预备兵团（李弥兵团）调回徐州，以致我山东兵团轻取曹八集、大许家，遮断黄百韬的退路，迫使其不得不在碾庄守死，刘峙还调原位于宿县的孙元良兵团赶来徐州协防，以致我中野又得乘隙占领宿县，切断徐、蚌交通补给线，对徐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这是蒋介石导致黄百韬和整个淮海战役失败的重大失误，不仅如此，刘峙还假

报军情夸大徐州以西“敌情”，迟迟不让邱清泉兵团急调东援黄百韬，始终认为：“共军将首先夺取徐州”。一直到十号也未执行蒋介石“以邱、孙兵团立即东调击破徐州、碾庄间共军，以解黄百韬之围”的指示，迫使杜聿明十一日到徐州后，才将邱清泉兵团调到徐州准备东援黄百韬，这时，刘峙仍坚不肯邱兵团全力出动，要留一个军（七十四军和一个独立骑兵旅）摆在九里山，以防中野攻城，正在这时，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来问刘峙“支援黄百韬的攻击部署”，刘答：

“我们研究了，邱清泉东调，留七十四军守九里山”，蒋怒声问道：“谁的主意？”刘结巴地答：“是……我！”蒋介石骂道：“猪猡！娘希皮！你这么怕死！”刘峙不语，呆立良久，还是杜聿明在旁劝说：“共军要在堵战中首歼黄百韬的企图已十分明显了，遵照老头子的意图办吧！我同意你留下七十四军好了”。这样延误两天时间，迟至十三日才由李树正参谋长下达命令东援黄百韬，这时，战机已失，我华野纵深阻击阵地带已固若金汤。

蒋介石在第二阶段送终黄维兵团的战役中，他仍是主观独裁，朝令夕改，兹就其荦荦大端，略述事实如下：

蒋介石见襄樊失守后，即主观臆断我刘、邓大军必将横渡长江，或西入四川，急令白崇禧派三个兵团扫荡汉水和豫西，殊我中野秘密闪开几支箭头，乘虚攻占郑州、开封，迫使蒋介石急调黄维兵团尾追中野，意在系留并击破中野配合华野主宰淮海战役的企图。于是黄维兵团急从唐河撤返驻马店，确山集结（往返六百里）尚未休整，即经阜阳向蒙城急进（又强行军三百六十里）该兵团到达蒙城后，探悉我中野已占领宿县、符离集地区，切断了津浦、徐蚌段交通线，另

有“敌军”大部尾追东来，黄维面临这一情况，拟在蒙城整补充足后，以“据点跃进”方式，以避免其通过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浍河等地障，及来自我中野的堵击、侧击、尾击的损失，该兵团曾制订了《蒙城作战计划》，要点是：在蒙城休整，补充粮弹、修理车辆、带够油料、机件后，以涡河为天然掩护，安全行军至怀远附近渡河，联系铁路正面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并肩击破宿县之“敌”，向徐州前进。（果真如此，黄维必不会被全歼）。但蒋介石坚不同意，并电示：“仍按原定路线沿阜阳——蒙城击破当面之敌，向宿县、徐州前进，解黄百韬之围，勿借任何理由迟延行动。”这样，蒋介石在直接驱使黄维兵团进入我囊形地带迫其在“死地”中与我决战了。

其实蒋介石是懂得“卷甲而趋，日夜不处，信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和“勿犯进止之节，勿失饮食之适，勿绝人马之力”，这些兵法原则的。由于他辽沈一战而失东北；再战而平津危殆；决战淮海，黄百韬千钧而一发；打通徐蚌、诸兵团对而难进；（南北对进会师很难），众叛亲离，何、张义帜高举；（贾汪起义）拥兵自重、健生按兵不发（白崇禧不发救兵）………矜恃一生的蒋介石，已被打得蒙头转向，焉得不气急败坏，怒而兴师，一逞以求万一之生？

经过三十多个小时的激战，黄维的攻势确也迅猛，中野的正面阻击线被突破后，且战且退，板桥镇也落在黄维之手，中野的二、六两纵队也逐次北撤，一纵也从涡河撤到北淝河，并直迫我浍河防线了，复鉴于黄百韬已全部被歼，中野乃报中央军委调中野十一纵归建，并调华野二纵、六纵、七纵、

十纵、十三纵前来助战，但必须在浍河防线顶住三天，给华东兄弟部队南来争取时间，同时有利于我襄形体地带的完成。

在双方伤亡惨重的情况下，黄维的十八军杨伯涛占领了南平集，他正在欢欣之际，他的十一师报告“浍河以北共军构筑了鳞次式纵深阵地，兵力雄厚”他还据第十军军长的报告“我军后卫察觉有共军大部队向东南运动”复据他的副司令官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称：“兵团后方蒙城被共军占领。”黄维知已陷囊中，急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根据各军长建议，决心改道经双堆集、湖沟向固镇李延年、刘汝明兵团靠拢，再攻宿县北上。这位国民党军的军事理论家（曾是蒋介石陆军大学教员）深知“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的道理，这比蒋介石高明一步，可是黄维的运气不好，他的逃跑计划，在派传令军官乘吉普车送八十五军的途中，巧被我军连人带车俘获，更由于他的传令军官失踪，而令整装待发的各部队“原地停止待命”，适十一月廿四日午后四时，在各军长的催逼下，黄维才令“按原计划行动”。从下达转移命令至开始行动，已延误十一个小时，如果他即使在失密的情况下，毫不犹疑，当机立断，立即转移，是可以幸免于歼灭的。正如当时刘伯承司令员说得好：“黄维落到学院派的套子里了，他帮我们争取了胜利的时间。”

从黄维被全歼的过程来看，除了蒋介石应负指挥错误的首要责任时，黄维犹豫迟疑和私心太重，撤退部署指挥失误，也是被全歼的重大原因。

从我军战场俘获文件中看到黄维当时撤退部署要旨：  
①以南平集东南的十四军（熊绶春部）向东平以东浍河之线

前进，沿浍河南岸占领阵地向北警戒，阻敌南下，掩护兵团转移。②八十五军（吴绍周部）以主力于南平集附近占领阵地，向西北警戒，掩护十八军（杨伯涛部）和十军（覃道善部）转移，向固镇西、瓦疃集前进。③第十军迅速脱离敌人，沿浍河南岸同快速纵队经双淮集向固镇西北湖沟集前进。④十八军立即脱离敌人，随兵团部跟进。识者一眼就看出，这个脱离战场的部署是极端错误的，因为他要十四、八十五两个军掩护十八军和十军向东转移，就把时间延误了，当时十八军和十军完全有力量依靠其本身的部署安全撤离战场，无需掩护。这样，十军和八十五军亦可就当时当地自取捷径到固镇西南集结。黄维如此部署，是想让十八军和十军最先脱离战场，而且更有安全保障（这两个军是胡琏组建的，后台是陈诚，黄维是陈诚系统的骨干）。

由于时间延误，杨伯涛的八十五军只走了十八里路到双堆集，已是午后六时了，六十辆战车，二百多辆汽车，白天可以在田野横冲直撞，夜间，一个小水沟、一辆车出毛病，也将影响全军行动，因此决定在双堆集宿营。一夜醒来，情况大变，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其猛打猛冲，这样，迫使黄维不得不下令十八军和十军返转过来占领阵地掩护十四军和八十五军了，于是我军在客观上赢得了时间上的余裕以彻底包围、锁死口袋、紧缩围饿、逐点蚕食，全部聚歼黄维兵团了（这时，廖运周师起义，也是黄维被歼的一个重大因素）。

在战役进行的最后阶段，杜聿明主力三个兵团被全歼的主要因素，与一、二阶段如出一辙。仍是蒋介石专制独裁地错误判断——专制独裁地错误决心——专制独裁地错误指挥；而又犹豫多变，其下属行动迟缓，上下怨尤，左右相

咎，各自为政，死守防御，终与黄百韬、黄维同归于尽。现举几件事实证明如下：

当蒋介石看到他南北会师、打通津浦线、救出黄维同杜聿明集团，退守淮河的战略部署希望甚小；他又观察到华野尽全力打黄百韬后，集结其主力于徐州东南地区对付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上时，他想到“兵法”讲的：“以迂为直”和“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的道理。于是他欣然同意杜聿明的建议：“放弃徐州，从徐州西南绕道肖县、永城、涡阳，到达阜阳地区，依托淮河，保证后方供应，再向我中野侧背实行反包围，以解黄维之围，然后撤守淮河南岸。”杜聿明献计的十一月廿八日晨七时离开南京起飞返回徐州前，曾向蒋介石、顾祝同要求：“①此计划千万不可传给其他任何人知道。②放弃徐州后，部队在转移中千万不可动摇决心，将部队调作他用。”（这段话是邱清泉骂“国防部混蛋，老头子糊涂”时向我们亲口讲的）。

可是，杜聿明的部队于十一月三十日晚撤出徐州时，军民大乱，争相逃命，李弥兵团和孙元良兵团均违背命令，提前八或十二小时撤退警戒，被我军前线察觉，立即转为攻击和追击。由于军民混杂夺路而走，行动迟缓，十二月二日晚才到达孟集、李石林、袁圩、洪河附近宿营，翌日准备继续向永城前进时，蒋介石突然又变卦了。他以中正手启电指示杜聿明称：“应速向南解决睢溪口、马庄一带约四万之敌，此乘敌分离而各个击破之良机，切勿作避战迂回之图。”这是十二月二日晚的电报，杜接电后，思想斗争激烈。是遵令向南打下去歼灭睢溪口——马庄之敌兼以解救黄维？或继续西南进脱离战场，依托淮河再救黄维？他犹豫不决，到三号刚

吃完早餐，部队正向永城前进时，蒋介石又亲笔下达命令，空投到第二兵团七十四军队伍集结处，邱清泉立即上送杜聿明，杜这时更是慌乱不知所措，（十分埋怨蒋介石反复无常）忙将要旨电话传达给各兵团司令官，并令部队原地休整待命，召兵团司令官到总指挥部开会，下午二时，各兵团又召开军长、军参谋长、师长训话，传达蒋介石亲笔信。我和七十二军许亚英参谋长因途间吉普车故障，徒步最后赶到，只摘抄了邱清泉笔记要旨：……你们仍向永城去，坐视黄维兵团不救，会亡党亡国灭种，望立令各兵团南向睢溪口攻击前进，会同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邱清泉问许参谋长和我：“你们怎么看法？”我两人还未答话，邱抢着说：“怕死的总想跑，我邱清泉不能违抗老头子的命令当逃兵，我已当场表示，我第二兵团改道向南打头阵，你们两个参谋长如何？”我两人答道：“遵照钧座指示。”我回到部队一探询，才知道杜聿明召集的会议上，除邱清泉一人逞能骂这个怕死鬼、那个怕死鬼，自愿改变决心南下打头阵时，杜聿明也是被邱牵着鼻子走的。

大部队又停止休整一天，直到三号晚十二时，我华野主力追击部队右翼才兼程追到薛家湖，左翼才追到大回村，而且追击部队是逐次赶到的“行百里者半九十”，短时间内亦很难编成坚固的阻击阵地带。据此，我认为：如果蒋介石不决心多变，处置犹疑；如果中途不改变任务，方向，如果不停下来休整；如果不死守防御、坚决冲出战场，则杜聿明的三个兵团是可幸免于全歼的。

当然、三个兵团被全歼，杜聿明自己犹豫不决，决而多变，也是导致覆灭的一大因素，如十二月六号，杜聿明和几

个兵团司令官在李石林的李弥司令部会商：南下打不动、共军越来越多、攻势越来越猛、包围越来越紧缩的对策时，孙元良力主突围，邱清泉这时碰了几次硬钉子后，也有点泄气，附和孙元良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再打下去，前途不可思议”的论点，同意突围，他还向杜聿明说：“我保证你安全突围”，于是杜聿明说：“只要大家都赞成突围，我就下命令突围”最后一致议决分头突围，到阜阳集合，当晚，杜聿明又变卦了，来说话：“暂不行动”，我用电话问邱清泉：“是否有变动？”邱答：“主任说还要研究研究”（指杜聿明说），可是这时高楼方面炮火声、机枪声大作，据五军通报：“十六兵团单独突围，大部被歼，余众约万人逃回，孙司令官带少数官兵从西逃脱，”杜聿明决心多变，以致下属各自为政，互相怨尤，导致同归于尽，吴子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蒋介石、杜聿明正是这样。

#### （乙）后勤工作腐败，贪赃枉法，输送补给瘫痪：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军的后勤，大都是为其主子和后勤工作人员做生意赚钱的，他们平时与地方贪官污吏勾结，克扣军饷，盗卖军粮、服装、药品、器材……以自肥；战时则早早脱离战场，串通上级军需部门，冒领死者粮饷，毫不关心下级官兵死活，淮海战役中，黄伯韬兵团下属各军后勤人员从十月初即全部离开防区，到南京、上海“留守”，该兵团从十一月一号起，粮弹补给，完全断绝；黄维兵团从确山向东开拔时，即将兵团兵站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留守处”，在蚌埠设办事机构。该兵团从十一月廿四日至十二月廿五日，以及杜聿明集团从十一